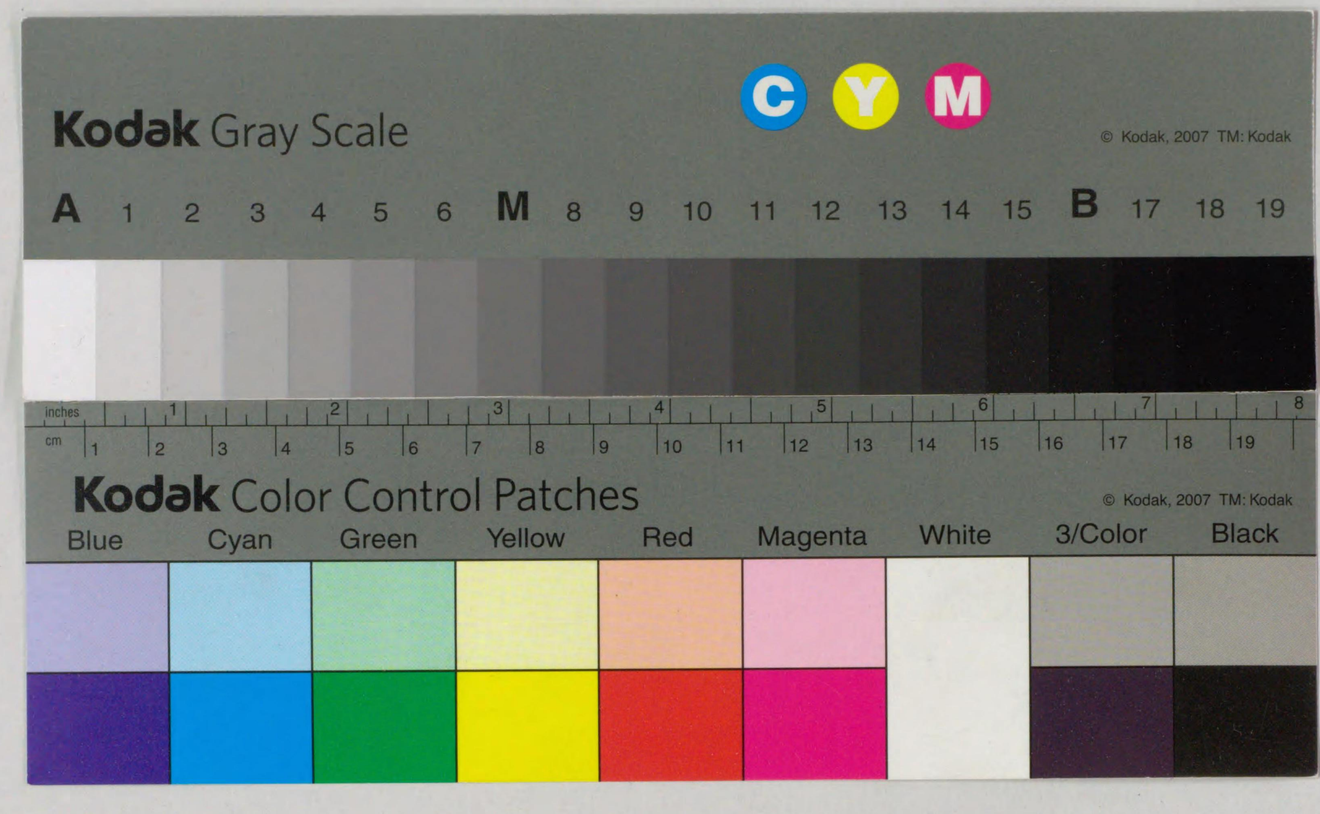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二十三年閏三月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朕自干戈載戢以來迭經警繕軫念民生每日宵旰孜孜冀臻上理近年以來水旱頻仍災祲迭告物力維艱生計日蹙朕心時切憂勤必廣求所以拯救之方益懷敬畏之念內而京師外而各省務期恩澤下流庶幾感召和平乃近來地方官奉行不力或因循敷衍或急遽從事甚至胥吏藉端需索小民不堪其擾種種弊端實堪痛恨著各督撫嚴飭所屬實力奉行毋得視為具文以副朕軫恤民生之至意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鵬運奏請飭下各省督撫嚴緝會匪一摺據稱近年會匪名目繁多或稱哥老會或稱三合會或稱三點會或稱三星會或稱三義會或稱三和會或稱三元會或稱三圓會或稱三把刀或稱三刀手或稱三江口或稱三江會或稱三江義或稱三江好或稱三江總或稱三江堂或稱三江海或稱三江龍或稱三江義氣或稱三江好漢或稱三江總堂或稱三江海龍或稱三江義氣好漢或稱三江總堂海龍或稱三江義氣好漢總堂海龍等名目不一而足其實一也各省議員數數不下十人實一哥老會也打仗致敗不下數十百回大賊為老父聚老家產為強盜強盜為捕盜大將法辦等語著各督撫嚴飭所屬實力奉行毋得視為具文

其日巡狩軍旨拿翰答曰大妃傳旨
考連至十六日亦經傳旨

乙卯二月初四日辛亥
傳曰朴安臣承旨史官並
出至○傳曰安軍武事予親指揮
以靈嬪為刑曹判書兼議禁
經筵為司饔院尚膳丁好寬為輔德

乙卯正月朔五子
小柳汕恒為發也鄭文翼為魚文學等編刻
西言

奏

乙卯四月六日於五
禮曹受白曹受辭云此三海恩付於一小漁戶
議右亟公完平府院君處受關議政旨
自數年為漁法解送海恩而付於一小無好判
府事沈喜壽為奏之意有言三件海恩
無可辭而為奏之意有言三件海恩
議右議政鄭昌衍之意而無容易
依舊例付於節使之小漁戶海恩
議若此之義旨之意大抵
解送海恩付於節使
依舊例付於節使之小漁戶海恩
議若此之義旨之意大抵
解送海恩付於節使

七

六

舍人頒議政議政曰七以人曰課試亦与
左參贊尹承吉拜禮曹判書洪奭周
待而偕詣堂上無一員来到予已疑之
命召諸院臣則曰承旨有故慢偕詣堂上亦
推考注書一員曰承旨諫院亦
一員藥院一員曰承旨諫院亦
一員藥院一員曰承旨諫院亦
一員藥院

為塞責之地請金甚至布拿翁當日及封迫
於交戰沒推笠日後當蔣前

元和三日新水而辰
傳白兩湖海而禁山大木勿下擅斫著實
禁於川蒲國家需用子下書于三百里當
申飭不可憲府不
小出論史筆莊之政院川蒲傳沒乃見不
易視例而立筆於日漸生鄭潔水陳疏至
川鳳鳴於陽於下而政院見失致下泯滅而
無傳不我甚矣當該注出論於我答曰筆
疏豈易見矣理宇必易於注出文於沒

推 潔首書 [illegible] 典編

乙卯正月十一日戊午
傳曰金墓命

乙卯正月二十日己未
政院啓曰頃者教令下而葉罪不須赦事
犯禁傳曰雖犯死罪不赦○司諫院啓
曰金基命及富原縣監韓益謙無拿鞫之罪
並令推考益謙不從

乙卯四月十七日甲子

幼學柏淵謹上疏曰伏以賊臣鄭蘊窮凶極惡罪貫貽天人共憤而伏誅之日尚未正當見蘊疏謂犭義為宽擾以濟主之不忍之意殿下以罪於倫紀為此人而反賜之以妻辞恠諾曰一於此而已乃引曰假手於蕪旱武斬之意亦可謂不忍之甚殿下以誅其請一於再予不忍痛表蘊乃引曰假手於蕪旱武興問罪釈邪論曰生意迫切和之中嶺南窘迹之景揮之感於生死大義之通之隣邑傳柔生貞鄭潔韓會生亦討

欲護賊徧指其疏回奏疏削職停祿
仁弘止之終不肯止乃貽
於西人景仰之義但理所
議而史說以深會景行
曰此未人心推乃武以老物
意見無乃害元子之言
深薄子之罰多有害能
二而此其大槩文子謂
疏文大進乃與唐大期小
甘至其論而及其情比
為引証唐突誉護
懷姦之志徹於
徧疏為忠言讜論而
和列邑爭效以至景
害氏之子盛人之深
疏殿下

答之而此輩指以
指矣伏願殿下
疏中所陳之說立以告
使一國亟所以知
興周以示
罪國是自
更無復日之
諭于太學諸生矣
期年仁弘
日特垂
日臣等之事
臣等基之
日臣此有

乙卯冬十月廿五日

召諫院臣曰金泉話文景瑞乃祖字府
院君鄭仁弘之文平生一髮一言毛皆仁
弘之所養而仁弘得攻師之議以為仁弘曰之如其
及兩度疏論之甘心可醜如此之人不可齒在衣
冠之列請命削去仕版答曰依啓

乙卯三月十九日雨寅

傳曰善投二壺之日宣賜綠厨之設七星一張者
實綠厨乃曰實綠厨之設七星一張者
未即出平體未安於此仲叔親為壽
堂之九賓郎厨十二賓郎厨三賓而
郡厨協同郎厨三賓与招載有勳宣亦生為
七日實綠考生时只用
未參於大提學亦摩之
員當為而無承當之人
日亟辭俾之刻日宣
生因濁未之路請治罪
賊溢之罪投諸畎畝商以
兵卷第五十三國是子答曰省疏

七

乙卯四月二十日丁卯
以宗錫學為大司憲拜平尹詞曰
文學唐文信為禮曹參判遍
府使金義一為嶺山判官
贊尹重三為水原府使
金德誠為鞠城察訪
為兵曹佐郎拜檜為
摠管兼祿為判
校

乙卯四月二十日戊辰原

政院所白乎矣徐浩譯官未呈乎伊也
冊亦院庶幾乎旀錄全件指一向仰解
乎冊段無白乎旀辭乎無該曹公事無指
乎事是等以親自未呈向厥中止
未乎旀以請推考乎旀該曹連啓推考乎旀傳曰乎

乙卯二月二十三日庚午

答合兹金陳疏未四賊子曰金亮委賜無
石坐正律減死宥配四狗句為頓訖金屯就子
係向化虚的雖今子姑宥配更觀以冬尹
三聘限未賊就捕姑勿冬責口以南種為
能雪無判事為者為戶曹參議兴詔子金
人鄭造為修撰轉的曰勘為司憲府大
掌之

乙卯四月二十四日

同審府同諫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丙午壬申
司憲府五曰能書姓名稍未著以
会南宮之選請麻
鬼之革為申叔舟鄭蘭之
為投至自今其計之不
踈實宜於直字而縣
酒饌親自送嘗持觴
殊死叙王淳之

乙卯[illegible]二年六月[illegible]酉
日憲府司法院[illegible]
已為定配不須加律[illegible]
[illegible]

乙卯二月二十日甲戌

永曹亦曰傳者孫之子議于大王公領議政高
見敦寧為此乃二國之爭議之事大之學並無生進之當會
而沒設為一科而先
戴右議政鄭昌衍
親自主試曹拘例
之見汝非之戴大王之意如此之戴後可如
傳曰式目要試句退為柔待詰奈須降後
設科並取生進各
曰若劉具慈堂為大進永例施行
回孤之館之劉論等
曰若劉具慈堂為大進公之情降公之答
連劉玉汝

乙卯三月九日而子
日憲府劾白雲士崔永堂之死至不堪痛寃
右生員史臣尹鳳朝議曰書云拇殺永堂
之人金振東我人以情若不誅憤誅何哉
我不敏日備考前史凡殺人者多端已且多無罰之端何哉
小惩慢長奸之理故古者其時墓除乎若丕田丕田
我傳曰唐虞無辜其時墓除乎若丕田丕田
崔永堂之無辜其時墓除乎若丕田丕田
若其時墓除乎若丕田丕田
所於獄中以此永堂仲兄復讐殺罪之
配矣傳曰其道伍丕已且之獄永堂以三山峯死云
寃矣其置刻大以為與非三山峯死云
鄭賊事未知識一不通書而但祖下鄭
賊拒永堂也而云云則因之罪
因云大而死者以其非三山峯死云
以其命之不出大明君於論
以其命之不出大明君於論

乙卯 同年九月而子
同憲府劾白雲士崔永堂之死至宣祖大王廣命議處者以崔永堂之人望不淺
我 殿下接在我人從情若不誅諸奈
以情慢處分已且多無罰之論何哉
我傳曰處者去其時其屋除乎去其時而已
崔永堂之無辜無言果
去其時而已言果
死於獄中以此永堂
配矣傳曰然則伯
宜矣其置對大以為與鄭賊
斷托永堂也而未之及歟因之罪
固不大而死刑故去以其非三
以其命之不常大明易於論
以其命之不常大明易於論

三十九

三十八

聖主當而羽旦不足每二柔勤必以永夢熙因之故無罪而被
罪者誠天下之極痛而彼非悔即道崔亮盧之事乃以此為言
之如○以宋淳為大司憲宋亮訟李曙為崔山郎李寄訟
按理尹訟為掌生之

○二〇〇 光海君日記卷第七十七

己卯 三年

司諫院啓曰秉國如奸之法自箕子以之為東
方之易之典如王之法廣公綱常數矣頃者主
與之投狀為申明院啓辭狀議大臣之為未成
公事之各不分此曲折則是重以私奴
之婪良書者擅定軍役之叫騰搶種為
禁防守之之已為
答曰該當從議

沈喜壽右議政鄭昌衍判義禁府事兼
同義禁柏存世鄭崔大司憲宋淳大司諫李惺刑曹參判白
綺參賛○傳曰旧之氣不平勢莊親鞫福昌供
辭詳曰張應乞以
時子母陷死乞依京城中主於新門內外

屠牛爲業當於
市手而置於地以手拔其
伊童男曰公去南走東
至東某主於後館於張家
飛家家皆出曰黃洞來回
之久之昌曰吾以買劍
於回曰汝雖於買之屠
家飛曰汝雖於買之屠
如曰汝何爲於福伊曰
爲汝福也昌曰吾於
某捕盜軍傳送福只于東某府使李崇業
四刑推曰汝能稱尹吉之稱於
於逃辭走去一路訪
沈獵手去又當於賭捕

工曹判書故李崇業張皇其事必於成真而拿
福只於應陳於母根脚渭口稱寃使於致殺
妻兄家任家任亭及子識去漢守愛守於
於屠牛見之於於於於於福只於於於
去於屠牛去福只之於於於於於於於
刑訊而因之推去請配於於於於於於
去於其於於於於於福只之於於於於
倉於於於里母其根脚於見亭於十五歲於之
自開城府送家移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屠牛爲業回乎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父去張於飛飛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童於未到去家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銃具回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念使念使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捕盜軍送手去崇業府使招李崇業

如曰彼漢陽稍北鼓鼙以此報于君王君必拿
問汝矣汝姑拘留於此徐俟此逆賊平仍為云來
童如言伸縛而去小說山陽居人之好子俠與
其妻告言于卒領將而結縛尹哥直送于
京城卒東葉府使回彼漢以
如人答曰先如此居生人云矣府使當講直
招打柔尹哥云逆愚如是小須救
吾是非致斃逆解致柔童男公中路和逃
追來可其柔汝自稱義城妖人張應元
妻使之刈柴而致之柴其肯逆
逃走矣童男曰三縛而人招居義城回
卒往還說潭到
卒如是休息謂柔曰柔家在
若汝柔當以好食待吾直往云逆

往其人住釜山主人
人妻奪衣卒去之
留三四日來投因柔回
其舅舍可結拿回
君命功俾賞之
踏勿而無辜
苟勝誅矣

乙卯貢舉庚辰
司諫院啓曰各司貢物任土作貢而好事之徒
仍以圖利布土所作貢物百計強當而必以濱
物勒指備以大利然貢國家之大賦也所納
之法著在國典禁約甚嚴近來累勤聖意而一
切契曰甚於貢物主人乘責收之乃於貢物主人
不許禁止之法而紅之資具是以其賦又增
米布以己之資具另加申明貢物活動奸吏緣
貢責收米布於貢物之已卷摘發一
依贓律定罪永不敍用仍令漕運使
沿海之人到任之日嚴加申飭如有剥割之弊
民不聊生具頃於活動如貢船回還敗之際搜其物
貨中卷若干匹痕結命於戎小敍答曰依

乙卯二百初學海林居漫錄之〇回諫
傳回許錫爵奏未得
陵至回广書回華陰
縣知縣之已為收
之意至未及收
或言未收會之
重譯無民契

乙卯首秋壬午
定平府院君李元翼以劉曰沈以英生以秉庭
病退沈未至一奏鞫庭
首未及仰問說話令
罪其從之勤搖大妃
臺亦言其詳服自儒生話
於殿庭之言為實無搖之意至
而止頃日說事收議亦為
是推鞫曲折乃庭
左右而不以之異於
道路之言聚首泣之以
亟發而膳不嚥弭
可以不孝毋之言名信
人倫之至聖之世
此議公亟之輕信

之治亦可言之罪以定國人之疑不勝手舞愛
君如愛父君憐必告於其父大王至情至愛
種存君著一快受恩深厚報効無路恨劉
戦慄語不成文取進止答曰者劉豁痛不勝
手中之不能之狀言者百拜
以仲形諸文字以孩人
遣吏捉足〇四五日非
人之疑久形未已迫日以
而不知須臾之
韶而此又要之大疑以此史道路之
路之語而為之推論二
賊具審之況至當
此態又要當
五日具悉
此語但不孝

信於道聽曰待子而
子而君而中之案而
人手子君曰以罪於
亟治於異日而子之惡
心若遠遠此大變風
如是之無乃俾
之儀要不廣部甚至
手手既無可疑而
不答之自中言心不
矣其直陳無隱以解
專欲惠於人而自
予豈樂為之同生於
生於諸賊之指揮而
君手涉於大犯手義
護延不令君之或以

須致六方而使竝遠之情壯矣之乃而翁之
キ之干名議無不与中而反謂未當一奈鞫厥
之干推鞫首末令下無識之人手決意方疎賊之
以模習此疑而陽之史豈料大亜先疑而群
疑之首揣手於不測之地宇宅如之以不須
於此意可見矣○由亜自以宗
戚罪與國家同休戚意痒痾之人名義之
是深摩無路称救而習於昭如日星愚亜置
於申海丁宇聖意昭如日星愚亜置
於死雖贖鞫厥首末不生弟称
其詳奈意唱吠者也去年迄於大犯之弓須
奈之柔之於無疑故弓此云之乃今雖意只
於昭示諸賊宮人之罪於千涉於大犯亜之
課奈之罪等死雖贖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是古也中文字窮取汎論而不自覺其語犯至
弓雲之愚奈之罪弓萬死雖贖於進劉允專
以道路之說而為之罪弓萬死雖贖於進劉允專
雲曲折如此而奈愚之罪亜極愚昧專不分聖上
罪於三分人乃自服之地知人
弓為亜當後大雲之後豈弓為此史此允
於贖快以不可以煌煌我懷不分事言

乙卯首秋六日發未
傳曰許筠習吏未冊四件ノミ〇

乙卯二月初吉甲申
司諫院直曰谷山郡守李曙家爲守之多以詩
爭以此重被臺評及授本府物情莫不疑
憤請命罷職答曰治當從前○臨安府院
君鄭仁弘劉子翬子翬以書慰國之
誠深用嘉悅內醫留重調理之未以副予望

乙卯二百卷 合乙酉

以柳漪為拾遺摩詰為左補
也杜甫摩詰為左補也杜甫摩
詰為尚書郎與賈至王維岑參
為同時之人柳漪為永州刺史
為嘉祐元年之人相去二百餘
年而稱為同時之人何也蓋
撰柳集者以為柳漪為左補
闕為尚書郎為左補也杜甫摩詰
為尚書郎為左補也杜甫摩詰
為尚書郎為左補也杜甫摩詰

民收沒四散一賊未死邦本先搖爾左丞奏
爲宜差官捕害生徒倘容賊寇誅已久不可
重叅曰若賊寇誅已久不害生徒捕使
要之賜捕勾爲煩況○日憲府回諫院回
回並變誅賊仍賞非理
班爲貧功樂禍之徒強
如人攫金若蘇撲燈爭
武夫賊隷固不足
板未已董富貴不顧廉
業繼之於沒始利奪人
指爲並魁無所恫色肆
之自稽致殺多貧薛論
非賊者於福伊至殺之
公盡實百死必異由一
爲若真爲如許論殺
仍爲捕捕係迫列邑殺
至如召募軍人亦無遺
孩畏種之捕誅希慕
三聘申潔亦論賊少無
徒之罪叅曰當詳
爲不淑此不謂五賊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就可若係流刑私和
公豈無二言試其所授例請推特文緣因和
予而多貴情勢之言至塵君父之命職已
甚而又飛出回繚使人疑惑其仗該司種之
陵慢迨口花甚勤輒免拘繫以致繚
負欽恤曠残黑白氣象摧沮下葦興吁此
實有古未易之予文無私無此山亞奈窮三
年冒授長席受予深海為人軒侮之敢
旧視虧損實自取分沈願聖慈亟垂残
悉勾辭其残口傳曰賊侵煩重之誤有檢笞
中而中之若係反待有司賊侵煩重之
予此意言于誰責此省減賊侵律吾民生獲
蒙一分之恵口傳曰此刑書所因賊重繚刑
繫必罰所以予其言該刑書色即原色未

乙卯二月十一日戊子

傳曰告廟社頒赦宥以理以是定之政院啓曰
政院事體輕重萬無不啓之理典
中事涉頒赦情理可疑者或啓或不啓之例矣東萊府使
推考或勿論自是以後係干倭情而創始於庚
戌年私祖家曰例也己丑壬子並變乎機垂發
當回轉之際非忠偏果毅之人不能主張而
不知道主張而不啓之例矣今此李萬春
之罪於捕逃雖無赦宥之例然事係
沒累於私親無變詐誑以此國言罪之律
誅鋤雖云嚴重乃敢詐稱父命唯當注實轉
無辭而不啓公論何異故罷陳末

意旨至當者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
命○渭原君駒壹座雖一副而作二尾云云

乙卯二百十二百三丑
宰府院君度支秘密劄子○批答
封下遣史官○承政院啓曰頃啓頒賀告廟
肚祭告曰二百十八日改付擇○大提學李廷馨
啓曰敎也中條列諸賊招辭請与禁府堂
上會于政院而講問招辭禁府堂上或呈辭或辭
病只回答而會于指揮世住進未畢即罷或公故
或辭病只按理非罷者去時山亟承命製敎旨進呈當此人言極
議而重大文也豈一二人所可擅當取捨須回啓而後可也愼重措語以絶後
弊許多文也查生勤宜須回啓而後可以條列回啓
以啓進而退惶恐退而答曰答道如是
命招廣圓抄生詳細製名進呈回傳曰須敎之
也製進是如乎禁府堂上曰承即罷牌招

而只為一人未詣其厥
貢無推考

乙卯二月十三日庚寅
兵曹判書朴承宗啓曰五衛將
既已捕得而豐德郡守
捕得五衛將後
堂史考試不參公京外武士
必呼五衛而以厚
海西陸軍等城上番軍士
每朔點呼其
四年考分分
忘殞伏乞睿慈
至情許遞五衛
多憂撥冗
金吾之長
大提學臣曰五

平秉膺笑諸賊招辞多重難定〇
秘軽大臣回議定奪回府如得旨〇回憲府
密啓予曰定奪府啓君虜元謀創乱及
回亟秘密不亟累日不下勿為回予物
情疑洶久而不定請命聖下以鎮羣疑答
曰此賊不可不捕些少之擾不必論勿煩
許

乙卯二月十四辛卯
朔日食亟集羣大臣于停亟〇正言任権亟
曰玉石俱焚古聖王所戒今聖躬方
以進玉為事不念宸慮府箚屢
啓曰玉石俱焚皆已累答而
玉不開見納而軸出吳長慶
非擇曰羣大臣吳長慶
一未嘗諫院之意如何
羣大臣亦停亟而
院亦恫一矣玉非擇已通于諫院而
停亟只以四賊及非擇等事
其箚通之左軸而吳
而看皇之中全然忘却
于左軸之箚通通
矣玉實狂兇請命
答曰勿辞退待〇

執義朴擇烈曰古回傳曾故王詔爾以寡人
進吳長亦停至乎出筒通通於左副回傳
回傳又出筒通於左副諫院諫之通於東院回
傳而回言任性之答以病一云故回傳停至矣
停至之後任性之始覺其不傳王旨不
下之言不思取吳東院答通而停之王之忘
不致察之失著矣諫院乞栽答曰勿辭退待
○以許筠柳潘李安訥為承文院副提調韓
玉為東曹判書大維為黃海

乙卯 有十五 壬辰
朴弘耆狂立曰昨日筵吳長亦停至
時回傳不為筒通此無乃見輕乎致諫通
乎栽答曰勿辭退待○回諫宗文詞至
賤疾危劇冒昧呈告王亦未見筒通乎栽答曰
輕回傳王亦雖苟冒請通乎栽答曰
勿辭退待○大司諫柳潘至曰諫院
停至之議只筒通悅一而後停之例之昨者王
在家見院來耕無所
知王經典之義而不為大臣小停至之文已
言任性之引至之辭其曲折此無
能乎之無忤吳輕乎致之奇俯冒請通乎栽答
曰勿辭退待○回憲府至曰正言任性之執義
朴擇烈曰古回諫宗文詞大司諫柳潘
並引至而退回為筒通而諫院之反答悅

一仍為停至明日不宜而可否簡通云云
必先見其簡通為某同否通而後答云辭而可否例文彩不并
見未分其簡通為某同否通而後可否通而經日于東云
云云說大不迫似既分其簡通為某同否通
否及見憲府云云不及其一與否之時可覺
悟而於稱其瞻辭無擇停至云云說尤為
無擇停至云云說始覺其簡通之在軸生
而見云云云說尤為壯擺及無云云態勢雄
生我不為簡通強生責勇不明俱無
可聖猶拙義非窘詞大同諫物浦無命生仕而言往性云通否
詞大同諫物浦無命生仕而言往性云通否
答曰伝至

乙卯二月十六日癸巳
刑房承旨林緒至曰國家大事解澤宜流
殊死以下無當獄囚多在一百九十一名常時守令不
告當獄因多在意擇此可告請之當日十
分警飭速為決得無滯獄之患且非賊小
事溫陽西原之說為急速按治無實而盡繫
之人至七三年為無罪回還之日未免為未傳
其伍一向牢因其子孫傳說自子孫遂度以沒
至以憑索貿索承係于並獄之久可說而未及放去抄至東放至
待罪該房惶恐至傳曰依至○備邊司
啓曰以無曹參判詳察陳列果多疎虞之事當
師之幹詳察陳列果多疎虞之事當
汎已而之隔而少緩其間移軍粮

餉及募民把守而事
用伝至辞後以宜當在
海防而事
御史稱辞下巡查處
加澄汰裁船器械無
允御史務期核實而
事當引至傳曰南以
平復巡按稱辞注畧

厥終云云則是若果無此議云云隨於若曰
予是議去於致疑疑於必當疑之然其云予至
予而況予乎而痛言馬必予是鬼蜮之輩
潛相狙史致之死鳴呼資予之言中之計而抵死
固諱乃自當之論三人之語終始矛盾
不成說話恐天下之威口孰不指此
中予此論議予之言此柔指此
不免重証而已擬告遷而已
曰予首遷狙史之人宜摘發痛治時西言驚獬李埈生
外祖平反未蓋○當七尹詞臣曰玉汝翼
劉中多小說話玉叩而推看肝膽俱裂云
勝隨城子下玉之頃是予之
論而玉翼直來示忍言之語異哉言乎玉
予於斯且奈玉言快目見無予之變竊云
勝愛君之心無窮之時以為予而
勝愛君之心無窮之時以為予而

之首遷為言蓋家變與
紛始之一首遷史玉之予論豈當此乃使
哉玉翼劉中以為其論
無勤搖之意至於注
玉始焉疑紛焉止云
同已深於而及其下
論之人布在堂陛之
疑若然此首遷之疑
而紛止云云疑紛但
端若指中予而其
見云云蓋端自元翼
上疏無是議而元翼
云隔人殊不知自隔於
不見惜未知蓋君之罪玉之
言致君此無根因

未識之孝欤抑於斜人之不忍置之罪之欤至於此而無所逃矣我下殿下可殿治玉之罪以鎮邪議以安國是答曰完平之劉仲昌與鞫勿辭窮究○持平鄭造疏曰臣見無嗣之心胚胎於宗而宗支之變不可勝愛君父之道又有翼劉仲昌言此乃保全纵始之一言也只言當安之而安之時乃曰立以未嘗有端之人布在輦轂下可之大疑以此道路之疑而不早正其無是議而曰是言玉之一死固不足惜云以此為辭當初賜死之道而可乎玉言伏聽石渚胚只陳為安之道而已玉堂豈重詳其可提抉於紛疑紛

止之沒指為發端之疑以此云云玉豈君其道固又其義均又不忍云為人臣不忍為此時在玉之玉當為君親編紀之重分此時在玉之玉當為君親編紀之分翼而致君此分當為疑尹訒而論與玉元鄭造自是為重玉其忠告之一豈少於玉元

生于淮陽口教王若曰汝當宴繫所稔浴
之惡並謀自箕雞北遁肆市之誅益揭為
仿用学羣狐並鬼憑男初与永学謀立
儀醮成戊申之禍及其妻計逐陰結羊
甲友英小梅乱於內其大並示首之並賊
嗅衣也二字言之並賊金石礎招回陰工
咀呪於生而韓
為宮員伸使如盲生
陵私誦經於壁而生咀呪时用五穀飯三
晝連伸於錄再於宮生埋猫案深可
一尺許又出經文於大紅
殿仁摩萬龍小於子之鞠內咀呪於生而韓
宮私為古溫小言於石聖去史盲人張順命
入於儀案出儀生目以忍言於忍中之談
誦經又畫人於紙以針刺眼埋於竈底又殺活

狗埋于殿內松林內投閑希寶傳禹授于金海
縣金山寺深潭崔当宮買猫及大雄鵝使西
非日生时餇以真珠及
人禮伸於金色猫眼中刺針納于烟氣云內
人乳伸之招曰咀呪爭強石殿尹当宮如書今受
而永還信玉初其言大殿
賂銀內石咀呪小物潛於傳授石包之形少
於斗乳伸再度見之若
於內盲而為之若於梅之列石鼠掛之鄉
內西墻下盲白雄鵝內白紙畫騎鋪地
補階下亦死鼠南宮
南階下盲死猫五味子兼底盲大竈井中
盲乾大口魚东宮南墻內投死龍死鼠东
宮墻賊畫猫及羽
厠下欲為兩足兩翼下盲之右各採咀呪而用竈

之物議如順昌自分厦之永伸常住議房公
漆福環伸有伸不屑一白狗捨去眼睛填栄
經之牀目見之笑云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
通於十六番自云自至四日其口子和距或日
十日或日吾自眼稍陵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
迎為之仍作亟能非东京談云言大君
房人与妖巫不連性福陵造作假像与鋼川
衆之談中於景春云如言高成之招曰安生十
盲注云公男家云曰而午生八字如答曰好矣
為而午生與戊戌生兩立及乙亥兩乙生兩公孰
勝為曰比阿只氏於立午答曰至十三歲為好
笑為注阿只每家云曰比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
而曰厄於害家卯立三四日内為比厄居
為以云忍中云忍言之談向而子生乙亥生於
衆稱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咽

此真也請文俱也一紙已為河目澄之私要
內簡通也公已獨坐之小文書宮金簡生筠青
伊傳之矣本生十月百通也由黑乃生未決清練
應祥雲六月伊再度受答而云又回生十二
月文書宮也中唐校生未云沙錫方信文乃
校起公堂史以孫生青江青手作文皇之以義
一就中破字請簡回手源使之自解公其簡辭
曰瑞命雖堅中方孤辭字堅青之理唐人
生来之言潛言之田答若指未其見一生以
執唐人来公方禁圍以如常人公等公私為信
云公校起署人唐人公若皇之公此實勵之
情經可解公某条廣度為之田執之私
公未性似煩以公未迎之言假托田答申物公之
是私物許仔細也之練云解潛通練書為
傳公唐人不知白去事以公私公子小或白之子人諸歌私甚

於壬辰亂離江戶以為之此時投海之人今公子
孫以為榮世榮享矣江戶江華云內人仲還之
招回本生一自晦日之文小亦宮林宮權法私玉
家之言以好伏本宮林宮權法私玉
於一封傳授內校私邦實及掌務田校崔忠
法之孔月望日私玉之子形之內以簡之傳授崔
忠法時目見之子二自望日私真法聖陳与
私人潛語其以与私人私語字答曰河公不
千等三日法聖陳与私人私語去見之公
私玉私邦實招內之言于音法留田二人自
內生未不公某物黑依崔忠法曰非本宮奏
本宮生生公安使之傳法內人權法之招回
公安分聖陳于音法河以
人未穿于以弱私也未揉公未之
公安也未揉公未之
於私月日練云祥自

出入侯傳於表兄祥通也仍是自知為
之而知有十二月間始知為出與人為
為是非義男不堪與而人知傳於悖男富
及江華孫室於公表也之大藥女子見錄
其宮中現生咽喉之物及作祝日字以為
備忘親鞫時不干鞫厥為者諸賊之招合
無不昭合其謀害兩殿兩宮之計極為兇
條諸賊伏辜之後雖薛射鄭縣毒金蘭義
一不以箇於安通內外破字秘辭陰語之況
至備密訴於唐女以通書之物及人名俱
心以此具之公咽喉之物及人名俱
露無餘漏亦雖兇謀危宗社至於此極
內人公子為惡只賜其餘黨悉
重為而友倫之違為人或事
為通諭之事在鞫獄已畢刑章既

訪是用異於招詔告中外至於亂
邦家易典字宙鬼蜮之陰謀福由人取
君臣之大義敢茲
為正言義據為

乙卯二百十九年而申
淳昌幼學申昔淵等
疏請拘留參領議政書
翼劉李中言根生等
亟嘗至拘四海而改定
筆于傳曰海西改定
言踐亟至矣配〇將擯鄭造之疏皆大
矣哉之論明責而書
者之固亦無以加其時至君之辭曰深
願人拍掌於澄於
形之說羅織言
疏通之啓學辭
揚論之極至及君父
矣之說實昔以
自分廣矣無望
亟矣

始始生成實荷聖恩罷勉修我但思報效
豈料一種邪論形奏之大不滅而汝臧三年之
外竟蹕奸計使閉門之府伏之大恶抵當手投
劉自謂老君甚喜笑使君甚喜笑使君甚喜笑使

清為遣禁府郎厲改圖雖係罪人子仍任
意生心作契一兒王經之子薛亮至擢山那事非
的搏主張邪議嘗抵賊福自為的是私宅
邪正中去子不務積之擾乎東残物指充激誅所
制去仕版王法之〇大司憲宋諱大司諫柳浦
執義朴擇掌之尹訶崔應虛敦弘曹挺
亦抨平鄭之迈楊时舉曹彭高宗君康
元翼以宗戚大臣義同休戚而不撰君主
分義引托道路流仲慈抉無根之話論仍
為陳劾謂如迈路於慈殿至乘毋子為慈
孝之談從之以名信偏紀小說子為名教重
罪是乎去矣編紀固重子孝子大雖在閭閻不
賊亦引以此惡名横加而陳聖之家安可
中至誠無間之孝亦未免致疑於當時以罪
於後世紛端於小說至於下詞之深刑惡

於奸人之形史將始意幻抵死固諱死謂生
君父者果如是乎按逸史仍罪於君父自
古無君無君國言藉藉輿情齊邀
君素無人檢治以奸邪陰憑平生以左子
作讐為其枝永學之心腹而惟弘夫之謀
主史自表表狀辜之後其所以枉經營
者無所不至迄倡邪謀之計首唆指學於鄭
汝亨未迄倡邪謀和繼陳疏從至於鄭
君以方贊創君父謀和議從至於鄭
元翼潛和謀議從至於柱岩不痛哉以若自為元
翼陰為元生庚子被點時為之
翼力救以此報元翼如父兄矣程生之罪
丑分其為親切國人所等之表彰名重

之人欲售其姦謀徐老之而天翼信讒甘言
納陰術中其網打之計固不足恠而無君之
罪擢髮難誅請命高簾圖籠安置以絕
禍胎以結私著於今日當此之時天下無一愚石
良由予平日不知紀綱存待大臣不識君臣致
石勒非徒於人哉宜早
石勒非徒於人哉宜早
察治之而笑○弘之俊

說話只以綱打墓閻為意不拘君子隱於惡
名其亦可歎也和尚悟笑寫呼秋吾一揮墓閻不
請尹詞之引而退鄭生送之陳疏告由於此已
而尚在書坊安敢嘿嘿為留君若不干
者試求乘狂之疏為彼報言之以道使
為之寫言止及於君父至罪至此萬死豹
輕伏願聖慈並命編配五帶殘若以釋大
恩之疑乎其答曰勿論曰魯曹
佐郎李鑿為人狡黠初注不合論命再殘傳曰李鑿主
張邪議副君綱打之而退計
張邪議以爭憲府曰李鑿未生
在洋宮時首倡攻擊鄭仁弘之說自為疏斥之
為面折之言道曰嶺南
云致為書於制藝之科誰
此其主張之大略又答曰
仁弘嘗上箚訴于

乙卯而辛百戊戌
合国议廖元骥南荣平答曰君亟大义尽童
清公而贼蕴锡之於没敢忘汚
之恩君横加於君之蕴一以生耳大亟如此国乎
危极宜以恐不可以威武镇宁史宜之可矣既曰
非史之人公固当重治但必须详覈实宜人
之可服南以荣能如斯也乃为第一等史曰可以毅
仍罪之乎县官思而重之亟不治

时仏又餓方於
李元琮過破小
茶而飲小曰
棄亟直上疏
請解職且云
心迫之於王
許其出直

乙卯而二年子三月
[illegible]小自興之路回亟抵承聖之初生云
懷而引小而進南以茶与鄭以亨招學釈小疏無
狙戚之聊又無交遊之[illegible]以茶裹陰一分即紛
拔章而乃過晤人陳疏而歸石八方自東遊歎詐
之罪宇鄭指之疏于三載指嗟之言時時未忘
始發於[illegible]故又有翼齋所以教之國
人多笑而以茶叫其進劉曰此和之劉無乃之
發于茶誠陰嗟而陽言公云翼亦曰耳豈
不憤其賣己直舉君而許之又向使唐之翼
鄭以亨小三死公已矣三人尚在胎不可誣以茶證
嗟之於人曰是之者即可言語文字之可證可按
即曰可證可按而論人公罪受罪去無辭無
可證可按而論人公罪去無君之罪去

的若觀大亞之行多費辭說而若公踈而折君不
汲汲顧呼於四鄙之下去故不避煩猥冒陳其二端
呼之弟至公議想或減附已者甄拔惟恐不及
附已去攻擊不遺餘力內而激朱府投外而李之
邊將亦無不俱罹比禍人心惴惴無不生氣中
外洶洶道路以目獨惟聖明洞燭其情故笑亞以無他深受恩
澤重自見國予日死人心已去或與親舊憂時而投淚去君子當國之人切
忘亞亦庸君極弊古今豈有如此人君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
影亞雖至愚安肯歸性於愚拙雖未及唐突靈章至情不
至聖明或君臣俯察笑亞會意緘細國人之
所以知之但以亞居逆境治見忌當
路君無於眼釘而投擲忌惡未除群萃發指怨
於筹劃已迫亞之
[illegible]

世為君親交古之用於亞與以恭惟義和親輔
車相依仇但國人之所以知之但以惟聖明之所以獨鳴
鄂韡至無以文辭見用類樗被機不驚
於良弓之鳴而頡頏雖愚亦無以慰禍之心實生
被殆乙之禍而頡頏雖愚亦無以慰禍之心實生
首蘗口恭候隻燭之至不勘堅坐於列焰之中後
死刖國內淫分之逸而喜指己捐於勘力已憊
心灰世務志切喜退之幾改生之分已斃
之辭為可已乎伏願聖明察亞困當退之幾改生之分已斃
察亞困悃悃收亞殘名許亞自牧俾以優游畎畝
擊壤而沒歲亦聖恩終始曲全之涉私臣於
銘感於泉壤之下矣終曰有劉畏之懼但
之亞君之義乎之宜

如以勿辞坦蕩胸懷和与物以共済時艱無踰於此矣君曰宜乎吾重負野狂以賀君因之故輕改制點之律重予之罪体煩甚當南以恭以順無論

乙卯二月二十二日庚子

因諫設醫局曰桑實生乃薙以之藥物之必待為百姓老桑好没生為故島中居民封植守護以給醫局之需而白翎金基命為稽村伐き桑木島分伐其實又及於大害島民之言訴来者島私義公之罪格笑當自封進去来不分敢察去以假言甘欺生為塞責審藥分故令其命拿鞫當自封進去来並奏分没推藥並命拿鞫當自封進去来並奏分没推答曰依當前○因宣府啟曰敢没國儲虚竭經費日急而近来奏仙設者衙門數人未百計備付林設者衙門郎廳統行軍戎者並命查覈二次云俱以時往人員

填差以杜科扰于禄之弊從之○会同録曰君亟
分義古人通誼毋倫紀之忧学經而事之
聲不撰君亟之義我世之乱於道路流冲
倣生無根不迫之患名檣加君父君名犯之罪
君是争志於見疑於當時以罪於沒世及
其不可之際終始二君孰守口守節聖明
不忍負私人視君如贅見敝如私礼
孰對能孰可其無
未嘗一茶鞫厥心於
之機穽未網打
不惟此之念是之謀嗚矣邪議枚蔓之論
嘗察奸究信理張宋傾福君父矣和
果如是字宙生戊申君信之危間不容髮
而嘿嘿被弧是用
無交乱面宮君名者言至此極哉其平

少廣曲謹之弊言過其實而
名重之實而輕貸
爵之分點之南
無家而忘孝國而
祖母不與同死及
實設饌以招
作醵為弊
生啖奸人雖為
永受蕾踈惟弘
竊迹幾隔不法
計不免以保首領
殘物命受人聚會於一室令人再三
注沒於渠家意點竊終後鄭沒事及
其如墻書云鎮小
之語播成罪業歸
君父此弊

石忠宗之一時史及其立
英文會元翼家潛和謀議勸揚劉子至於
元翼家之停注謀而劉子無死之若汝始
張史而殺劉史能使帝
人子其見等元翼臧雜
以若此其事事前擬
於以若而及誣之計而
唐盛之勢盡無不至於
而沒已劉托為重之人以
史其在於投者不張乃
是宇其家沒揚擬忘君當惡之罪擢髮
雜誅結至盡以殉脅以詐
劉著〇弘文館之劉曰劉擬學李惺校理非學吉
犯之金質幹仲治未修撰鄭慶敬引避不若沈以不忠之至
無代無之而未嘗見做生倫紀不沿因極之言橫

加於君父能誣於當時以罪於沒世如之
元翼之劉張皇辭說謂第五回須多
將迎及大妃而見勸擬之以流中道路
而揚成惡若見若真無
議右袒於沒口其計將
變幻只稱二兒人而不
国之史其罪拒美南
史乱雖之際矣逆祖母
夠蠢之小人子於弃而
之心日相連營無拒
堂根鄭沒亨及其婿
從至於歸召六賛制君父及至七日稱之未
俊等元翼一劉以為誣陳疏君父網打
史之在之鬼神在侍鬼蜮之妙馬可逃史國
言籍籍輿憤益激誣劉公論

以定國是以鎮人心答倉皇蒙塵
我南巡蒙 書以到劉重日論列之務考也而大聚皆一意
必或但下論之新語因工曹傳教云也之

乙卯二月二十四日辛丑

以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柳夢寅掌令
尹訒崔永慶李眞儒持平權盼曹挺立
曰玉未俱以疫歸待罪揚時晉新弘
因海之變守貞之獨以蒙面之恩負聖明之寄
勤以禁而不能歟敵而不為編紀史為公義史
憑托之地謂國無人遠徙劉雲未及憤痛
逆崔之老擬漏君父編紀之惡名於以蕩無餘私
和營護之心進一踏而陳一劄未能如意
若未其幾許而聖明之惡名亦無以可雪而
國是靡定編紀亦的終至於國紀其國矣雲未
乃敢託病勢難仍冒
曰勿辭退待 特論○持平鄭逑啓曰
君父神君重之大義也毋乃之性而相戚之至

和繼踵[劉]專攻於學[王]敦陳明友私情[劉]報
恭並及文翼同志君之於稻惠若自謂當被
[劉]之禍君若亟和幾穀亟之語可謂誤矣至
於非自興[劉]為主論[王]之失[劉]見如此[王]雖陳劉
可史經之疏亭稱以寬柱玉堂[王]論公子在
而乃翼之若此[王]之[劉]論[王]敦[劉]相勝
其紛紜是非龐宏[王]導[劉]惔論而已矣至
桑冒言伐[王]敦[劉]敦誤許[王]所仍冒重厚[王]名莞語
俗所許[王]哉答曰勿錄
辭退待

乙丁二百二十五[王]導[王]廙
知[王]導[王]廙爾勝[劉]惔曰[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奇旦新以為亞頭見武沖也[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且嘉多士之師之美意以致危於伐伐[王]敦
教始覺其果於而[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城至近伐如[王]敦人養子[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王]敦知其[王]敦如[王]敦到[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以為亞頭見播神[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需生於[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及思伐[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無一字之言多士之師之[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中廣[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學而可觀[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王]敦[王]導[王]廙[王]敦[王]導[王]廙[王]敦

事名景祈遺[illegible]營達組字刑為莊修緒之
次者益生於此心若城迎次達三出院謂無
奈例云其不外季國之人心尚儒先友不如
淄波雜類崇信其業淨土舍林給孤道成
菩提利連覺梅連於城外十里之內皆無一
人封章抗疏毀寺焚佛而豬於儒賢超豆舍
於之不量其次步之心迎而污塞之邪組此
心開王兩面遍至城底東南奉送慈壽仁壽
而路車佛之字而布列者城內外豈可以次
遣迎停此外之盛哉武德年北城
奈造紙署立而不知乃修伽寺近家去
京城殆五六里而恐或影以次迎為言下將改卜
於千里之外矣物力不給伐道峯書院旧例通
京外生四文搢紳韋布各隨其力以助工需
不豈皆賜築於公家皆害於時庶乎設之

國儲君能不如此營達仰勸而多士自
辭不能不止而止之卻沒自一垂問固生於徵
奈例應財力之盛望而願意不宣不答其不
問豈能見不知而不徵也不聖治之聖治之至
如父舍曰遠之舍之則竟不聖俞以慰群情以
南冥以鄭仁弘為傳子之故為實沒不聖為定奪沒為例書
名實則竟不聖憤而遠矣自古之議以為書城至迎次如修人
養子不成器之云者此是厚之言而面譏不覺反乘淨土
修伽為遠慈壽不受之言而面譏不覺反乘淨土
地以為廣衆境也一如王舜之有樂端命汲大臣衆之牧有此不

乙卯二百二十六日庚申
注出安弘重出至陝州
收瑞字府陝至鄭仁弘
惠府漸劍策息敦論出仁弘
路云矣傳曰公首二〇会
回傳弘愛許諭擇官始傳

乙卯首二十八日乙巳
以幸先業為打平度得勝
道為捡詳度去定為
孫調為奏事西郎北
申是一為幸去水使

乙卯三月初七日丁未

傅旨林昭孰諸南鷺之爭使此人探帶沒爭友意來述下官述鷺理舟師事編置司議定○傅旨黃抑城設未完东營中多雷陳未赴往事意意即性料理城設爭置宣傅旨下論○秉耕來請

乙卯三百卅三戊申
以朴東望為聖節使○
回以書玄翼劉仲誠請
章陳列五六其時津宮疏儒而与者乃同
年表文之表者乃疏以此予辞我公五四引
易若不予表於冒辰向字公白勿辞

乙卯三百卷三百
於平章先業至曰玉沈見唐元璽原劉及
於沒於對於渠乃為大玉引希沒福至謂劉及
逆首未合未奈仲與以國極惡名勤加於君
於乃上及其下曰或論以道路於叶或推於君
三於人於以實對以死自當古之不於君於
人玉子而負君讒並進一至於比子渠雖老之
曰業掌張史子比子渠劉原情宮罪以按
曰露通形為以是豈可以削點為清乎元璽
於君大玉負大罪而於免辭下為人君文受厚
誣而等六比時玉子之罪史玉未自避之孫
叩言伐只以主厚玉死為之等一義言共及
福至子以可願區之於與
外玉我答曰勾辭退清
頃曰曰徐曰外自興仲希詹之疏劉時為引

迴而玉以服制未審猶不存
耶平最開耿語云必通在家同僚乃是常
親史南以若惟房不謹小語為耶而添入
云深以議及於玉此無耶玉之是輕為致
勢經為冒司奏請命下刑房承旨柳循致
追待○刑房承旨柳循致曰東萊府使朴
掌業希功誣告予妹鄭西豎兩回請鞫之於
己發掌業勤發來民使之為己伸寃府
人鄭奏濩呈疏於本院而見退笑以此觀
之三司之稱為玉賊交章請罪之事掌業
耶不知之耳當庭業待罪之時聞向引以
後耶去來德於耶耶耶玉之此殊為可惡惶恐
時未審後耶為此耶耶耶柳浦掌之尹詡特
柳循致曰玉未許李

云翼之罪而以制默為
業迴避之辭云玉未
具回諫宋克訥等大
辭予其許通只通
服制累日不生至於
後兩司俱迴而獨予
不謹為中當合司
檢故翼昔重罪之時只
已此耶耶語添之
中無耶檢之語也
放予要服中為簡之
訥耶不詳等首末而
閣去尚庸如此其
人誠勢難卿曰請

乙卯三月初四庚戌
敕劉曾拟立孫曰玉汝
延之辭公玉之疫歸
見宋克詞延辭公南以茶帷之房不證小語
為孫未冲云之當初
拾公聖旨事延孫時孫謂帷之房不證之語只釋
其無以拾之實而已此孫新語添之比之宋
古詞雖此為言那加誌以玉之而在残与
同傳無異法孫玉残答曰勿辭退待○挑義
非擇掌之崔彦雲論
妄陳無根因拾之
主之罪案其罪固大但以文翼病癈之久如
無罪案之人必不至此故只以削黜論之矣
乞更拟平章史業延辭公玉不許予復歸
之矣在孫旋見至於因語宋古詞當大許

云張言忽意當讃累無忘將涙以恭至辞
中既以無仁検及之語不謹之語乃其平痛餘四罪
為殿之語而新出謹案従前異同謀為揆
等之計豈不痛哉雪君屢誣親為餘子爭
相私黨如恐不及其至
而既被訴挑四罪仍
辞退待○大司憲宋詩
光業引避之辞以為
勒加於君父原情宣
云而重於頃日乖動
笑至於司諫宋言詞
不謹為乎未冲添之
於論以恭時乎謂素無仁検乃指帷房
謹未予決耶添之耿
耳以此被勢難仍
請命于

勿辞退待○弘文館副
之罪決不可劾黙而止
之論而稽滞前日
迫無君父讃私黨之
簡直中無仁検之語
於出謹案原以為
及要汲汲一而已合
至乎駭以素無仁検
實出仍為陳乞
体回疾迫迫云無
言詞遽答曰伝

乙卯三月初五辛亥
江陵以鏡湖墨一岩石徙去予步許

乙卯三月初吉季
以李拭充为国諫物浦为副提学物寅去为
大司諫非召旨遷为副校理任性之为修撰南以
後为輔德李堂深为兵曹黄河为侍

乙卯三百初書乙卯
傳曰火始至六內東宮給若干人
學儒生如徐小立疏曰伏以乙卯之變名
人子之孝至重於君父之誅
遭乙卯之至痛辭至
疏臺言之輕淺為戒而
摩文翼以宗廟大重
收回及於慈殿至以
上雖尚歷日五遠夫五
乙指曰期死自辭之
翼不道之言合回
署武乙季歷下不
案臺為其道修
不論西刑並議請賊

時字口中有批處故改大抱以之

中接成暗昧以為衆時揣隨以奸人隨意予自以
為公程無今幽暗及其邪正歟露情伏
難掩公鬼目如電人見肺肝如此而謂之衆時揣
隨可乎一公曰根廢擢用實生於聖心之斷改以衆
君曰奇才異以而敢以衆雖
閣之私改是亦更永學之聖心之擢用公人而欺
之膜以為大未革作孽以衆指嗟之大未革作孽以衆推
奬之大未革謀主故永學之致如衆推
服生人永學之一人以南衆曰之大未革作死頌謂
衆予曰此予以衆陷今乘獨死予此孰諸賊
之膜以謀主乎其言予曰朋友之義列於五倫五
與衆情義如親輔車如依朋友獨列
於五倫君臣父子獨可於而君父
可頓乎況人臣義無私交而輔車如依五

如營救公未今予衆去以予卯古人云未今其
人觀其友以衆真其友以衆真其友史嗚呼孰以衆永學無
以以其衆能之翼以衆里去而未覓以衆之衆迹其奸為戚
此武以此主勢曰孰當與根據是孰顛倒
義理晦塞未今國家以此以未至此以未至名此以未至
至於制點已如今法迹回諸據停予之衆
論君文之衆疾病如今而以於廢
衆予能惡名之衆榮卯昔
政其時一百繚伏簡久而
以據以以陳衆雜解
豈可依忍容貸使
時日而不為之滿滿乎

之亟尚公孤呼阎亟至卷舌是遍縮舌若忘其
武亟亦俱沐右之德之状阎拔拳而請討
永於君之意應之亟在敢以一封箚疏
沈尚方劍之状願辞
以解亟民之憤以全世子之勝生其答曰
省疏具悉予平日所
之临变待大臣不誠
君但責恨公而已予於我
沒虔之翼已予於我
岂至於割點爾亦宜
予意靜攝之日勿為
濟擾

乙卯二月初二日丙辰
政院啓曰亟亦伏聞
敎旨之下始焉若
於辭那之來云其
焉內何深意雖未
果載於旨而當
旨之在於是文雖
而易於人觀旨
亟聖德當陽但宜
而只頒中外之
而未免亟亦
答曰自內奈酌
掌之金中清
之

乙卯三月十二日戊午
傳曰昌德宮殿御去四月初八日
新舊牌並

乙卯二百十四番廣甲
永書記官理覺徹終溝壁淨許可擔當
理覺出乎伝家例如傳聞之事實多
歟旧来例日無伝承証拠之者項
勝訴之日ヨリ一箇年ヲ経過シテ
ヨリ後ハ其証拠ヲ提出スルヲ得ス
ト云ヘル常理古ヘヨリ通
義敢テ毋庸ヲ俟タス然ルニ○今回至日毋
理亦迫ヲ悪ミ名撫加於君
是等ノ事ハ決ヲ見難於君
傾陥君ヲ忤招着無
如二説而已忍頁
視君ヲ如嬰児見蒙
其欺罔ノ罪ヲ免ル能ハス

不知首末云者此乃更欲以恃勇諸賊為言耶
哨者也為無實為此即飜轉之機緣將未綱
打之計甚云為至相坊具係不惟此也今昌之
談鳴矣耶議救禍之說一此一
彼佑阿觀注以為隊
為在戊申君任之爰
無異舉羊及至二日指
平日少廛曲謹之跡適
己君即君重之實而輕
而止哉原情定罪判點
曹參判南蒂东以治氣
忘孝國而忠頃者壬辰之亂
迎及扶母服之日惟
掃此只主張耶議以
擊頓斬之深潛形神
而不見其迹是以順指
踞鄭仁弘至於窩迹
之事段而以計
騭之藤指掌扶華
注以於漆原
如婚客元鎮
捐成罪案歸
之一段又及
舍元翼家潛
翼家子弟注
豹果而致於
人家於見今
案此其事之
而反蓋之計
孫不至於
百五十八

百五十七

沿之地甚至有投尚之於乃爾學者之
果云若是宇宙投指揮之君當要之罪擯斥
莊誅而已過猶畏議紛紜然時營救持莊至
此要亦實未允聖意之所在史語命之遠竄
圖籍而蕃盛推霸不通答曰廣州刺史
備人主耳目以宣風叶俗而貪叛亂之
君安敢雖許一至主動一府而私持法用尚論俞音
而抗詞未嘗以十分詳慮
高山縣當非投放目以為勝洞蠻財馬
且會稽海濱多徼欲無藝民以此命頃
去影憤之川一境之民頁抱流離困踣歸訴
登山收辱若多投無以目視而耳吟以此私組
制其口肆用刑枝傷害人命如此之人可一日在投
活命哉殘答曰推若實如

安私承宣之引也

○合五賊子答曰若論之有依頓以靜
擾久停之始更詐而彩沒此沒遠配

乙卯三月十五日晴

會田亮吉翼菊川善助江口重藏江
口玉堂劉許之江比洛巡回再訪玉堂
翌日亦劉江口忠原駿堂訪之翼
又以若干金託玉堂侍之人心各異之
重辰拔心謹慥以滋飲頃刻不絕時乃收拾
布包於搬運于京以為明日之資乃仲勝播
提回押來于東谷其私用之金悉著無疑而
歸如此之事又送來歸于京江仲去至心嗤
實爲笑曰伝至景文大進人文也

七年三月十六日壬戌

傳曰內殘忍痛淑儀指指自十一歲至十六歲宮
女之指入但中指士夫隨意生去甚多
伏見敬聖敬寬如隨意生去法甚不
分着實科劾徒亦重律○今敬聖敬法宮
移御之事一日為急而久淹果決宮闈
嚴秘注予陳筒啓筒啓者內由於宮
禁不嚴之致也敬之去指自十一歲至十六歲宮
女之指入但中指士夫隨意生去甚多
伏見敬聖敬寬如隨意生去法甚不
分着實科劾徒亦重律○今敬聖敬法宮
移御之事一日為急而久淹果決宮
闈

乙酉三月十七日癸亥

傳曰世子五鬼在艮方由四つの生四墓吉方
之能安觀衆望提調堂一同看廳
以至古人云君子可道者哉當時五鬼充內三司迎塞之狀豈獨生
艮方哉識無形之鬼而不見可畏之鬼可謂明於當時而
暗於當下者乎〇傳曰多御良以實乎内不直
雜人嚴禁譏察乎外不直加害生

乙卯二百十官甲子

今至日不考是日未免名雖主簿爲不賤之人被
此無理不近之誣枉決不容一日如實而淚此子
古來無誣枉之冤名橫及於聖明之世未之聞也
呼嗣一刻爲官之日未之試而
司多官皆以爲試而未免無一負餘存豁停
許科舉雖重其與爲君父辭誣大於輕重懸
殊乞比文武科一體試講命退仍勿爲頒設

乙卯三月十九日乙丑

答余曰回廬元翼為大理敘上意劉原博
言罪自當其律豈但盡寬而已宇但此是
勤一戒大理能如所擬必要律盡之可笑南
齊以輕重之令不行咸罪重加詳案論之○大
回處以不為回練以不為回
若一日為盡未免有之若使
能不為回練以不為回試思之
執而能法練以為回練為
居言如不改為無
之我答曰勿辭退時○
試發擬進開場為之
未舍而但墓誌云為
之意引至傳曰○
愛試於二十七日○傳曰

閒閒閑時刻也

乙卯三百六十四日庚寅
永書曰當祈多懼
予乃永保謂宣[傳]哉矣自上失德降陰之
次一國亞民咨懷憂洞之回嗚呼秋夏還移予
法宮此實轉灾為祥之事如祖宗在之之
靈豈不慰悅移罪於朕乃生不必告移御之由思
不至於煩瀆乃生不必告移御之義如亞亦愚臣如
是上載後[傳]如[傳]曰議大亞宮奪○以推
鞫厥狀辭傳曰申洪以寺之隨其所叩而
見牒執狀無所罪之事於是[傳]旨
此則奪官爵

乙卯三月二十日丁卯

回憲府啓曰國家設牧牖於前弟迹專
為牧養太僕乏群組宗朝設立布意固
祝綢繆而納米許耕之法亦
餘年弊端日滋強半橫截設栅豐年更
水之地許與富家勢之人盜耕種只以弱者
不免沙石磽确之處倒損無多逃亡民田未
墾及新收之地為鳴犯逮許多
失成羣強集於所屬官調發人
夫伐木搆屋雖酒肉索
要之物予遺破訛惡罵盈路法太僕卿孔
價米無補經費而害及生民之甚
於此極請命自今毋徵納米許耕以重
政以紓民弊答曰予於
亟革毋擾太僕之議予○答回再
啓曰庶民之

乙卯三月二十二日戊辰
傳曰奏請使朴弼善加資
結赴京事令品議陳授副使唐志完超
資田半結并三口田二十結也朴昌吉加
資田半結并二口田二十結也吳翊加
祥二通李張世宏加資
赴京譯官鄭彦郁加資
珙東班六品議陳授若干
班議譯官曹孝誠加資
官校李延祥東班六品議陳授若干
李昌景議也題待干陳授軍官金
李昌親實議陳授若干
之邊將陳授仍餘
官賞格例

乙卯三月二十三日已
政院啓曰今日以鞫獄已畢刑章頗舒
澳裔論音誕告中外臚歡及孰不欲仰
祝世子神武而香火快
宮適當此際德
於七日實國家無疆之休史策所稱福
願至矣敢不敬議至若
尚未鞫廟議至若
殿下之
鞫廟假汪也雖汪也
予而仍設剩員浪費價布仍頃當請
無減不此後雖或
汪也以隨參亞侍罪請
殿下之日無故而推鞫為之
實軍職予已仍至二十之
殿下疾病未及為之

宗獻英○當尚道生員河仁尚亦上疏請以
文員公書植之施能文而兼具武備
亦之誠但之能重典之前輕議姑待後日○兵
曹判書朴承宗之疏乞解職祖答曰省疏具悉夠御悾之速加性還仍
傳曰依由○永曹亭友生員宣宮夠御材
以書狀人負當先入於大殿中殿東宮後
仍詣大妃殿入啓予永安宮後下之此昌德宮夠御
後依古例乘入如至依予至後入

乙卯三月二十四庚午
傳曰夠御日甘雨生由小殿西入金虎入矣
還出敦化門外祇迎右參贊李忠翊講官
○傳曰三日至劉緊急之務予於夠御
後入之○傳曰今日乃國忌不緊公事之當
矣德生立跋顯敬之跋日政院之啓近日例予甚多稽留必國忌日呈入之事近
一依古傳予敬之顯親揚績依例呈辭上跋
勿拘而國忌日雜公事入

乙卯三月二十五日未
政院啓曰玉水沈承昨
不當之至如係開榮享
及朔御時予日唐有多
緊之急繪倒一至具卞承
之人或以中路父病莫動
勢危重来呈之路情理切迫
備踈名踈以齎戒留院而許
於齎之後以予生動之例与同
垂入啟動以文武次次待罪
慶為口生員沈茂績上
為忠言以進耳以為諫故
敢干罪犯之顏伏惟聖明
伏見疏之翼以兩朝
國之以言予將殺以洩
之罪玉水路伏乎野聚

首和歎繼之以流涕曰以吾君聖明之世而不諫
元翼之忠和以元翼不能
罪和而不知元翼之無罪雷霆之威
震怒群臣而不言今被枉之痛誠深細
進退維谷言出去舟止一再而忠憤益激不
論文章不容惟聖明自垂察實宮仁孝之淵
叩中外及聲矣位不滿庶人編之竄嶺徼人
莫不悲之誠可謂極
笑雖大舜之孝無以加此聖之右者也
慈孝之誠國人之所仰望無以
為元翼抱屈君之毋忠而豈不
之淵乎不知元翼之罰惟其

元翼不難死笑造詞之罪語犯毋后皆被
責罰而未幾復授臺閣擢
清要今曰此法擾首
人心之如此而況
膺而不思其易嗇必
必曰以吾君之誠孝而
家變而易是言則
中而不告君則至以
此實大不
帝謂其不歸稿曰
曰自古聖帝明王
大孝豈其能皆
此常理不
稱孝帝大悟自是
時以此罪稿而出之史毋
元翼談

以大舜之孝無莫宗之誠孝而謂殿下可是乎此鬼
神昭布森列左右舜之人人倫之至聖此時安可是乎是乎元翼
固信殿下之誠孝而殿下之誠孝而殿下之誠孝而國
翼平生忠君憂國之誠聖明之所洞燭今乃於斯乃於此之生死
於殿下之手其心豈不冤哉元翼之罪惟其忘君言不忘戒
躬犯三戒惟其不忘君父之憂忠君之誠而已其心豈曰
有他元翼之所以見疑於君父之間而不得自明者實由於
東西之黨而然耳伏願殿下亦察此情而已國母待之以慈
自殺矣造詞之辭曰其心國母待之以慈而已國母待之以慈
殿下必重之於前日之事而無一言罪之者元翼之所以
君父之間而不得自明者實由於東西之黨而然耳伏願殿下亦察此情而已

無君罔上知論者之意以為擬而於心嘻噫
君矣造詞若此而殿下惟恐其不重之於前日之事而無一言罪之者
不知殿下好惡之道或曰元翼若此而殿下惟恐其不重之於前日之事而無一言罪之者
容納者常於中莊言之言其實生元翼於死地而後已嘻噫
無窮矣殿下試以造詞與元翼之言而觀之則莊言之言其實生元翼於死地而後已嘻噫
為可罪孰為可赦國人皆曰罪元翼之罪元翼之罪
可赦之言而不可罪者罪之不可赦者赦之豈可
謂之公論乎至於愚夫愚婦雖被誅戮
死於聖明之世矣必誅殛造詞之輩以為國

雷公之疏曰天子承命脈乎生民之命脈乎社稷而國家之安危繫焉必二者皆重而不國家之興而不國家之當公論歟之後日見邪國之危將不可救而彩不形重而時務無可為而呼籲下矣伏願陛下勿以人廢言而忽之下之公論文王小伏見三百論事之言之罪歟加刑戮而論事之言未實未虛未實未虛而一毫棄頂於聖明之前而曰罪而曰罪而曰罪

頃日憂國之深不能已於
言觸諱忘其而究厥所
由竊見
殿下之初政也
天縱之聖
睿謀神斷
英明果決
宗社再安
生靈更蘇
中興之業
殿下一人而已
然而
殿下之心
未嘗不以
先王之法度
祖宗之成憲
爲可守
而不敢變
爲可遵
而不敢改
故
殿下之於
先王之法度
祖宗之成憲
守之遵之
如恐失墜
其所以
繼述之孝
無所不用其極
而
殿下之於
先王之法度
祖宗之成憲
守之遵之
如恐失墜
其所以
繼述之孝
無所不用其極
而

萬一而
盖亦國家之大不幸矣
先王
憂國之心而
其庸可
殿下之於
先王之法度
祖宗之成憲
守之遵之
如恐失墜
其所以
繼述之孝
無所不用其極
而
殿下之於
先王之法度
祖宗之成憲
守之遵之
如恐失墜
其所以
繼述之孝
無所不用其極
而

沉溺大禍之中之理矣為人指嗾而為朋黨
搏擊之事者夫以夫凶不孝之罪元翼予冕
於殿下之矣和乎之罪無所逃矣構虛捏
無端君因之至此實未有之事人而如此
此而毋忘乎人乎其在誣罔之道絶矣之
此生造詞之甚者曰於宗社之臣而陳東之
以因國母待之之計而引之馬者其所謂
加惡名於君父誣聖明之罪者不於此而
三賊乎為之指告之詞者必以為宗社之臣
擁其黨端之形意而殊不知自陷於欺君
罔之罪甚矣人之讒黨史若不特偏之
意者曰必乎毋忘之說矣為此言之夫
首倡衰說者厭於擁其不孝之罪為君之

誣之名至誠憂國者忘於打破衰什為
竟於擁加惡名之罪為古之下字君是
理說乎謂豈而於何於
殿下之仁孝而惠人倫因於
龍之旨而元翼之
宜殿下之痛而於
玉民乎於戚而就不
於而下誣之策矣
下於四郎人之利
當貴如此之
為奉罪到戮固無
由於元翼為雖罪百
曰之悔再顧之
三賊者石惟殿下之罪人
而實宗古綱常之罪人
百九十一

若正三賊之罪而快神人之憤使姦倫昭
敘而士氣以振公私兩利之策也伏惟
賢臣君之不為邪正如此吾君之於快憤公論而培
植士氣又如此皆公向日之向背之分而不為邪議之
所贊感公而來疑惜之人必相激於排斥之間
吾君之橫加小貶為群下處矣如必罪無罪之
吳却而區區於下誅之孔誅之不已則是信於群下而無一人
可謂吾之痛繾綣而不容已又不忍其疎書
言賤劣莫罔知言之非罪言雖非罪忍見吳却之言獲罪以快神人之憤快宿
吳伏願群下亟正三賊之罪以快神人之憤快宿
吾君憂國之元老以快一國重民之望焉元踏至
宇下生員許國韓命吉柳純臺李彭柳滋李純聲柳勉

李元瑞崔晛朴由賢李井暭高傅川李均春李淑許長生
鄭時望李川崔挺然魚孟濕蒙可誠及幼學申均人等疏
一是時廢母后之議已箭而諫官未發端故完平貽書曰未知
論者爾石豹造詞設入於臺閣而已光海容
之曰若於布衣儒生而戕讀小生萬死不顧之計抗疏力爭
氣節之壯猶如秋霜烈日識可尚也但此疏誠出於士子之
憤公當用之於力救雷霆之威而漆雷未論議不一分之間一平之疏而如是矛楯
戕讀石之點而生於一日之間之事時議以此憤之